

# 黑貓與塔

郭沫若著

1930

上海

仙島書店出版

我把青春時期的殘骸收藏在這個小小的「黑貓與塔」裏。

無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了十字街頭，像這樣幻美的追尋，異鄉的情趣，懷古的幽思，怕沒有再來顧我的機會了。

啊，青春！我過往了的浪漫時期！我在這兒和你告別了！

我悔我把握你得太遲，離別你得太速，但我現在也無法挽留你了。

以後是炎炎的夏日當頭。

一九三十年六月十一日夜書此。

## 黑 貓

一九一二年，這便是中華民國的元年。

這一年在我是有兩重的紀念：第一不消說就是我們的中國說是革了一次命，第二呢是我自己結過一次婚。

我自己的那場結婚的插話，現在要想起把它追述出來，那真是一場痛苦，一場恥辱，一場悔恨。我自己似乎犯不出要在這已經癒合了的傷痕上再來插進一刀。但這也是那種過渡時代的一場社會的悲劇，這悲劇的主人公，嚴格的說時却不是我。我不過適逢其會成爲了一位重要的演員，我現在以演員的資格來追述出那場悲劇的經過罷。

我自己本來在十歲以前便是定了婚的人，女家和我並非親眷，性質上完全是媒妁婚姻。但這場婚姻在未實現之前便已終結了，因為對方的女士在我十四歲時還在小學裏讀書的時候她便死去了。

由這女士的一死，我便成了一位“寡人”，但我自己心中是隱隱引以為愉快的。我在當時是已經讀過一些新書小說的人，舊小說中的風流，新小說中的情愛，當然是早已把捉着少年人的心坎。那樣的機會在我們當時自然還是水底的明月，鏡中的天，但雖是那樣，大家心裏都隱隱是含有萬一的希望。所以我自從十四歲以後便不願從速的定婚。我的父母在這點上也很能體貼我，我自小學而本府中學而晉省讀書，在那期中每有婚姻的提說我父母都要徵求我的同意；我自己便都以不忙的二字拒絕了。起初的兩三年先後來提婚的人無慮有四五十處，就中當然也很有門當戶對的人家，或有的在前還是高攀的。同府同縣的門當戶對的人家，除掉這四五十家遭了拒絕之外，以後的兩三年便不免消息渺然了。

一個人是經不得好幾個兩三年的，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我已經滿了十九歲。在那年的暑假我回家，我母親向我提起一件往事。

我們鄉裏有一家姓陳的人，出身十分微賤，因為賣酒和開藥店的生意，相當找了一筆錢，鄉裡人都把他當成暴發戶。那個人有兩個兒子在高小也和我同過學，高小畢業之後又進了中學，他們的暴發漸漸要變成書香了。當年高小畢業生的資格是“秀才”，一家出了兩位“秀才”，那做父親的當然很高興，他自己便擺起一副“老太爺”的架子；大約他也曾經要求別人叫他是“老太爺”，因此鄉裏人便愈見恨他。

他有一位西姑娘，我們居處同街，在小時常然是看見過的，那大約是有腦症或者前額骨蓄膿症的關係平時在鼻下總愛掛兩條碧龍，因此我們小時候便叫她是“流碧姑”。

誰知他位姓陳的鄉老竟看上了我這位小宅，他也把他“流碧姑”仙子來許配於我。

我們母親對我說：“真是把娘氣壞了，我的兒子就再沒要，就做一輩子的繃夫，也說不到他陳家名下來；那姑娘你曉得的呢——（母親說着便把兩個指頭放在鼻下，我們禁不住便發起笑來）——加以來說話的又是對門的那爛鼻子楊婆——（那是楊三和尚的繼母，梅毒顯然到了第三期，鼻子是已經沒有了，母親平時異常恨她，——真把娘氣得說不出話來。”

提婚已經是二三個月間的事了，母親說着都好像還有遺恨的一樣。

我說：“這正是英雄識英雄，猩猩識猩猩，鼻子識鼻子呢。”

說得母親也笑哄起來了。

在母親的憤恨化成笑哄以後，第三段的變化便轉成輕說的感傷。

母親說：“你太選嚴格了。你看這兩三年已經全無消息，你不怕成爲一個繃夫子嗎？”

“我怕甚麼呢？”我說，“就當個繃夫子也不要緊。”

我母親說，“你的父親多病，娘也老了。你的兄弟妹子又漸漸要長大成人……”

我有一個兄弟和兩個妹子，兄弟和大的——個妹子都是定了婚的，母親的意思我很明白，一方面是念到自己的衰老，想把我們弟妹的婚事及早完成，以了却一般心事，一方面又怕我這位“寡人”阻擋了弟妹的佳期；因此我說，“早婚本來是不很好的，但弟妹的婚事也可以不消等我”。

這便是暑期中母親和我的一段對話，在初本來以爲是母子間的笑談，但誰知老人對於兒女的憂心才是那樣的真切呢！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些具體的傳奇事體中，而把那傳奇中的英雄來自行此擬。在年青人的心目中也儘可以說是沒有理想的，他所期望的配偶，或者也儘可以把一個汎然無內容的美字來包括，要怎樣怎樣的美，他或許說不出來，但他總知道有這樣一種對象，愛與不愛，他是所謂如水到口冷暖自知的，叔母是那樣可以相信的人，她不是說過那蘇溪的姑娘人品又好，又在讀書，又是天足嗎？你還要更苛求甚麼呢？她說不定就是一朵深谷中的幽蘭，愛者是曠原裏的一枝百合，而且那信中還說人品和三嫂不相上下，三嫂是他家中最大的人，他禁不住要想到年幼時在竹林下要想去捫觸她的手掌的那樁心事來，是的，她或者就是他理想中的人物，他們可以共同的造出一座未來的美好的花園。

就這樣要是絕望自然說不上絕望，要說是趁心不消說也說不上趁心，他的心機在絕望與不絕望之間遊移，同時也是在趁心與不趁心之間推動，他的心機就剛好像一座去了稱盤纜的天秤，兩個稱盤只是空空地動搖。動搖了一會之後自然會平靜起來，而那時兩頭依然還是空空的。

## 二

年假回到鄉裏，回到峨眉山下大渡河畔的沙灣。沙灣是

有一種特殊的風氣的，便是家家的春聯都要競爭編撰長句，街上將近有一二百戶人家，然而能撰春聯的卻沒幾個人，所以結果這一二百戶的春聯，大概便由這樣個人的手裏包辦。這包辦的工作，我們家裏的弟兄總是要站一兩位，在我們的一些亟胞兄堂兄出了遠門之後，我便在承繼他們的下手了。

這種工作在當時是很以為愉快的，因為別人家把你請去編寫春聯，當成上賓一樣的看待，總要留着你吃午餐，預享着鄉裏人過年用的臘味。

那一年是革了命的一年，於向來用慣了的鶯鶯燕語之外又平添了無數的新的材料。我當年總共編了二三十副的長聯，我所最得意的有兩付是：

“桃花春水遍天涯，寄語武陵人，於今可改秦衣服。

“鐵馬金戈迴地軸，吟詩鋤城客，此後休嗟蜀道難。

“故國同春色歸來，直欲硯池溟渤筆峴嵴，裁天樣大旗橫書漢字。

“民權如海潮暴發，何難郡縣歐非城美奧，把地球員幅竟入版圖。”

這便是我們當時的一些少年人的心理——我現在把這陳腐的兩副對聯寫出，並不是想拿它們來壽世，要用舊式的有

火候的眼光來說，它們當然也還沒有壽世的資格，我寫在這兒就是想借來作為表示那種心理的工具。那時的少年人大都是一些國家主義者，他們有極濃重的民族感情，極忽視的富國強兵的祈願；而又有極幼稚的自我陶醉，他們以為只要把頭上的豚尾一剪，把那原始的黃色大龍旗的商標一掉換，把異民族的滿清政府一推倒，中國便立地可以為‘醒獅’，便把英美德法意奧俄日等當時的所謂八大強當成幾個湯團一樣，一口吞下。

命是革了。各省是怎樣的情形，當時我們不甚知道，我們單說四川。四川自從十一月二十五號宣佈獨立以來，在成都不久便起了兵變。在這兵變前後，成都的騷然的情形，我想就是不說也可想出。但那兵變的風潮不僅限於成都，在四川省內凡是有營防駐割的地方，差不多四處都起了響應。嘉定城是有營防駐割的，當然也免不了遭了一次大劫。在我回家經過嘉定城時，大約是十二月的尾上，兵變後已經半個月了，不怕已經快到舊曆的年關，很多的市面都還沒有復原。

兵變的結果是快槍流散在民間。在所謂良民方面買來衛身的自然也有，但大多是流落在土匪手裏。四川的土匪自經保路同志會的煽動，已經由祕密的集團成為公開的隊伍；在

宣佈獨立以後，更由佐符餘孽一變而爲豐沛功臣，指導者既無真正的革命人材，現在又得到了快槍到手，四川的安寧從此便不可再問了。

但這些情形在當時都以爲只會是一時的現象，特別是我們少年人，我們的興趣決不是因爲這樣一點地方上的不安寧，過渡時代的不滿意，便會把那醒獅怒吼的一場大夢輕容易幻滅了的。我自己在小時做文章，很得意的是愛學些子書的筆法，插用譬語。我記得在嘉定府中學堂時，先生出過一箇國文題好像是“選舉不必如官吏”，這是黃公度的在視察了日本初年的議會制度時的一句感想，而他這句感想在當時中國要變法自強的時候却是很大的一種阻礙。黃公度所看見的日本當年的選舉是初由封建時代向資本制度的學步。所以完全呈出一種凌亂的現象；當時是所謂壯士橫行時代，動輒使用刀殺人，以武犯禁。在封建頭腦的黃公度看來，他的批評自然是有因的，所謂“選舉不如官吏”實即立憲制度的初期不如舊有的封建社會之有秩序與安寧。但我當時拚命的駁斥了他。

●我的文章裏面有一個自以爲巧妙的譬語是，“譬之有人居處於茅廬陋室之中，屋雖頹敗然猶勉強可以躲避風雨，一朝思毀此茅廬陋室而別建高樓大廈，則必毀此舊有之頹屋而重

新釐積土石，奠定地基，鳩工庀材以事建築。於斯時也，乃有不妥之時期出現，其工程愈大，則其不妥之時期愈久，使彼茅廬陋室之主人乃浩然而嘆曰嗚呼建築之不必如茅廬陋室也。是亦慎矣，黃公度之言有類於是，”——當時文字的大意大抵是這樣，我總之做的是翻案文章，對於黃公度是深加斥責的，很贏得了先生的一段好評。這種在文章上可以發生的着想，在實際社會的批判上不消說也可以發生。所以革命過後儘管各處有兵變，儘管各處的土匪日漸猖獗，但我定要說這是過渡時代的現象，是毀壞了茅廬陋室，別建一高樓大廈時所必有的過渡時代的現象，我們不能夠因此而悲觀，更不能夠因此而詛咒革命。事實上我也不惟不悲觀，不惟不咒詛，而且在那時候，我和我們鄉裏人還做過一些愉快的事體。

在嘉定兵變過後，快槍散到我們沙灣的也將近有一百來枝，都是所謂五子後膛；有的是步槍，有的是馬槍。聽說都是從變兵的手中買來的，買的時候起初是二三十元一枝，後來又賣到百元，以後大約槍也盡了，人也就沒再買了。在我年假回家時，我們遠房一位么叔——就是那替我做媒的叔母丈夫——他本是講江湖的人，是在執掌我們沙灣的碼頭。

他向我說，想把場上的快槍通統收集起來組織一個保衛團，一方面可以保衛地方，一方面也可以預防地方上的青年拿着快槍更在別處去爲非作歹。我便極力的慫恿他；不久這個計劃也就實現了。

保衛團的團部設在我們福建人的會館天后宮，團長是舊有的團正一位姓黎的武秀才，軍師是舊有的保正一位姓詹的文秀才，么叔便做了參謀，我們一些在省城或府城裏讀書的人便都做了文牘。場上的青年凡有槍無槍，願意加入的都做了團員。每日提兵操練，出告示，出招兵買馬的檄文，檄文大概都是我動筆做的，時而要耍鬧些四六體的玩意兒，倒享不享的，我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好笑。

保衛團一成立有好幾十枝快槍，有一二百名的團員，這在鄉中當然是一個偉大的勢力，因此隣近各鄉遇着有匪難的時候便都來投報我們，我們每回帶領大兵去捉拿土匪，而且每每就地便把他們正法了。

這種旁若無人的態度自然也惹起了一部分人的憎恨，特別是我們鄉中的一部分土著的四川人。那爲首的姓楊的一家凡事都要和我們客籍人爲難的，我們組織一個保衛團，他們便組織了一個保安團，也同樣的有幾枝快槍，找了幾位姓楊

的族上的人來掙持。爲首是那有名的土匪楊三和尚的從弟楊郎生。這人並不是土匪，只是地方上的一位惡地主的兒子，平常總愛恃仗他們楊家的勢力侮辱鄉鄰。他是鄉裏人所稱爲豪強霸道之流，是久爲人所側目的。他組織了保安團，顯然和我們對峙，我們預想到早遲會免不了衝突。當時也有不少流言說他要暗殺我們團體裏的人，特別是么叔，但我們團體的人多，么叔又是江湖上的人，所以他也不能有所動作。

有一天吃中飯時候，楊郎生提着他的隊伍氣勢汹汹的由下場走往上場，不一會他的隊伍由上場又零零碎碎的搬運了一些人家的家具下來，楊郎生在後面押着。在走過我們家裏的門口時他朝天還放了幾槍。

他是往上場去搶了人回來的。被搶的也是他們姓楊的人，那是一位孤兒和寡母。因爲那孤兒加入了我們的保衛團，於他們楊家便給予了他一個嚴重的宗法上的制裁，叫他傾家破產。那寡母哭着到我們團裏來告，同時她的意思是叫她的兒子不要回家，怕有生命的危險。被搶時適逢其會，她的兒子是在團裏的。我們團裏的人聽着便再不能忍耐了，頓時決議應戰，便由么叔帶領了二三十位團員向下場保安團的團部火神廟進攻。攻進火神廟時楊郎生已經逃走了，把被搶去了的

物品通通奪了轉來，接着更營謀第二段的應付。

楊朗生的家是在下場，離我們的家不遠，有人說看見他偷走回去了。大家都說，一不做二不休，已經破了臉，這個禍根不除，將來有無窮的後患，於是當晚又去圍攻他的住居。場上是有兩尊大牛耳鐵炮，好像是藍大順或者李短搭造反的時候鑄的，那是很有過扞衛了鄉梓的功勞的古物。那從好些年辰以來便僅僅成為了裝飾品了，大家又把它們拿來活用。

兩尊鐵砲駕在楊朗生家裏的大門口，準備一完備了時便命令開砲。一砲打響了，一砲倒灌出來，把半肚子的火藥噴在兩位年青的砲手身上，時候是在夜半，可憐那兩位砲手就像乘着火雲的哪渣，渾身都燃起火來，兩人都是沒有經驗的，假使頓時倒在地上打滾，就受傷也或者不至於丟命；然而他們只拚命的叫着便跑，愈跑火便愈猛烈的燃燒，然時大家都在熱心着去捉拿楊朗生，還有幾位攻打前門的人看見兩位團員受傷也把他們沒法，後來他們同跳進一個“備而不用”的水缸裏去，火算是熄滅了，然而人是快要半熟了，

打進了楊朗生的家裏去，搜查的結果才空無一人，大家意見興奮起來了，犧牲了兩位團員反收到了這樣的一個滑稽

的結果。

楊朗生的父親的老家是在場外的，在峨眉山的餘勢中，是一座四圍有磚牆的孤獨的大院子，那家的大門差不多和我們家塾的後門正對，相隔不上五分鐘的路程，楊朗生既不在他街上住家，那必然是藏在他這老家裏了。

第二天更是大規模的來圍攻他這座住家。一二百人的團員總動員，遠遠的向那院子圍去。昨晚打響了的那尊古式大砲又抬去安在那正門口了。這次由有兩位犧牲換來了一個聰明的經驗，便是點大炮的人不直接佔在炮旁，是用火繩來做引線的。大家都佈置就緒了，只等大不一響便一齊進攻。

在這邊大炮未響時，院子裏連放了幾聲快槍示威，大家愈見踴躍起來，知道那是楊朗生藏着的證據了。點炮的力量究竟不錯；轟撞一聲那院子的木門便是一個大窟窿，於是大家湧上前去，一陣的亂石便把門打破了來，打了一排快槍之後，大家當心着湧進院去。

這真是自有天地以來的一個奇劇，在那峨眉山下大渡河邊，那樣的一個小小的鄉村會有後膛五子連珠和牛耳大炮的明火接仗！場上的人和鄉裏的人都忘記了目前的危險，簇擁起來觀看熱鬧，還有鄉裏的農人平時是受盡了楊家的剝削的